

# 劉公·黎元洪

## 辛亥首義之憶

張志平

辛亥革命，武昌首義，距今不過六十一年，首義同志健存人世的多少還有幾位。然而當年若干重要史實却人言言殊，甚至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這也難怪，因為若干寫首義史的人士未嘗身歷其境，即使身歷其境的，也有一些事情不及親眼目親，親身經歷。所以六十一年後的今天，我仍願就我個人當年的所見所聞，稍作補充。以就教於中外雜誌讀者諸君。余妻吳夫人荏蘭，民國三十年國慶日，曾經在她的晨課「興至隨錄」中，記有如下一則：仲文姓劉氏，名「公」，湖北襄陽人，清季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歸國時，其父備銀五千兩為之捐官，仲文即以其款運動新軍革命，同盟會預定渠為鄂軍都督（內姪厚齋醒漢將軍所言），起義以後，仲文以「不知兵」力辭（外子懷九先生盛稱其讓德），新軍中人遂擁黎元洪為都督，全國響應，清帝遜位，淺見之士，貪天之功，攘奪權利，互相傾軋，仲文恥之，退居鄉里，保衛地方治安，冀樹自治基礎，洎孫中山先生讓大總統於袁世凱，袁氏以利祿籠絡黨人，實則欲瓦解革命勢力也。仲文接其聘書，

致函黎元洪，間接婉拒之，謙德溢於言表，文詞斐然可誦，錄之以愧當世。夫泰伯三讓，孔子稱其至德，值茲開國三十年，談辛亥革命者，乃不知有劉公其人，外子每念故舊，輒為慨歎，歷史學家，儼有「發潛德之幽光者乎？」 荏蘭記

中華民國開國前後，革命同志祇求事功之必成，絕無名利的野心。論者謂武昌辛亥革命的成敗，為中外歷史所僅見者，厥在大公無私四字，後來革命同志的屢次失敗，甚至於被軍閥、官僚或反革命者所摧殘，也未嘗不是以此大公無私為病害的根源。姑不論這個說法正不正確，但是當年革命同志的不爭權利，毫無私見。如共進會會長劉公力辭鄂軍都督於先，孫中山先生讓臨時總統一席於後，都是不爭的事實。

劉公，一名湘，字仲文，湖北襄陽人，家裏很有錢。幼時讀書不第，民前九年癸卯（一九〇三）東渡日本，在同文書院畢業後，再進東斌學校習軍事。民前七年乙巳，孫先生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劉公立即參加，他曾經資助過東京民報的發刊。翌年同盟會員聯合洪江會黨，在湖南醴陵

、江西萍鄉舉事，劉公亦曾偕龔繼黃同志回國密謀響應。事洩兵敗，他回家去住了三個月，然後再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攻法律。民前五年丁未，他就繼鄧文輝之後擔任共進會第三任會長。民前二年庚戌（一九一〇）他學成返國，因為生病，又回襄陽家鄉住了一段時期。同志潘公復約他到武昌，天和居正、孫武等同志策劃起義。當時革命思潮湧澎湃，武漢三鎮軍學兩界的憂國憂時之士紛紛加盟。革命組織急速擴充，經費益感困難。在急切無奈時，同志居正、焦達峯他們竟然相偕前往蕪春西北鄉洗馬坂，盜取達成廟的金佛，打算盜來熔解變賣，支援革命經費，其結果是徒勞無功而返。

革命同志正在為經費問題着急，劉公的尊翁給他匯了五千兩銀子來，命劉公帶着銀子上北京，捐一名候補道，圖個捐班的出身。同志們聽說有這麼一回事，便由彭楚藩、李春萱去跟他商量，何不把這筆銀子拿出來資助革命經費呢？劉公一聽立刻應允，他把匯票交給了彭、李二人。彭楚藩和李春萱便將這五千兩銀子存在道勝銀行，

折合成大洋。經費有着，革命行動就此加速推動，同志公推居正和楊玉如去上海，邀約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到武漢主持大計，並且委託陳其美代購鎗械子彈。

劉公爲策劃武昌首義出錢出力，任勞任怨。

他在武昌黃土坡開了一月同興酒樓，交由鄧玉麟主持，專門聯絡富有革命思想的新軍同志。又在巡道橫九號設立同興學社，武昌騰脂巷十一號特設機關。他自己起先和楊玉如賃居武昌雄楚樓十號，後來遷往漢口俄租界寶善里，那兩處地方都是他爲新同志入黨主盟之所。寶善里劉寓的隔壁就是革命同志的總機關部。劉公是在以他的一家給總機關部作掩護，所以辛亥革命預定起義的一天，陰曆八月十七日（陽曆十月八日）孫武等同志在總機關部裝配炸彈不慎發生爆炸，孫武、劉公等在巡捕未到之前及時走避，劉公家裏却遭

到巡捕的搜查。他的夫人劉一、令弟劉同，還有三位親友一併被捕。其中兩位劉公的親友謝坤山和陳文山，武漢光復出獄後，一位因受驚得病不久就死了，另一位則驚成了瘋癲，數年後也不治而逝。

由於劉公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主要領導份子，早在起義之前，同志先已推舉他爲未來的鄂軍都督。但是劉公却一再謙辭，他曾十分誠懇的告訴同志們說：

「我不能担当這個重責大任。第一我不知兵，其次則我亦無一兵一卒。」

他這個說法在同志之間發生很大的影響，往後舉義成功，武昌光復，大家把清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推出來當都督。劉公的「都督必須知兵有兵論」，未始不是同志們推黎的動機之一。



武昌首義出任軍政府都督的黎元洪

清末，湖北新軍有一鎮（師）混成協，新軍第八鎮統制（師長）張彪，地位在二十

一混成協協統（混成旅長）黎元洪之上。但是當年時論却重黎元洪而輕張彪，民前六年丙午（一九〇六）滿清新軍舉行彰德秋操，北軍指揮段祺瑞，南軍指揮張彪，其實南軍方面負責籌劃指揮之責的還是黎元洪。他既知兵，又頗孚人望，革命同志擁他出來担任都督，一壯革命軍的聲勢，正足以表現革命同志的大公無私，毫無畛域之見，可以說是「一種清新光明的開國氣象。黎元洪在未出任都督以前，徇部屬之請，易服避往黃土坡他的參謀劉文吉家中。因爲他不是革命黨而係清軍軍官，他的舉措毋寧說是很正常的，並沒有什麼不對。傳聞所謂革命同志把他從床底下拖了出來，黎元洪口口聲聲的喊：「毋害我，毋害我！」這完全是子虛烏有之事。事實上黎元洪這個人很講氣節，甲午中日之戰，黎元洪在定遠艦當下級軍官，北洋海軍全軍盡墨，殘餘艦隻投降日軍，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仰藥自殺，那麼許多海軍將校，就唯有黎元洪憤而投海。被同僚救起後，因而深獲各方器重。即以辛亥陽夏之戰而論，黎元洪在尚未肯定承諾担任都督一職前，儘管他不發一言，不畫一策，但當他的六言韻文公告，和安民佈告貼遍了武昌城裏城外，不但觀者途塞，歡聲雷動，市面迅即安堵如常。連外籍人士也大爲驚奇的說：「想不到黎協統也是革命黨。」及至十月十六日他決心已下，設壇開馬廠，誓告天地暨黃帝，他馬上就負起責來，統籌一切。十月十九日他致函他的老師海軍提督薩鎮冰，曉以大義，勸薩鎮冰歸降。薩鎮冰時正奉清廷之命率領艦艇趕來增援清軍，反攻武漢。除原在武昌之楚有

兵艦外，還有巡洋艦海容、海琛、海籌，驅逐艦飛鷹號，砲艇建威、建安、江元、秦楚等八艘，另魚雷艇五艘，對於革命軍構成很大的威脅。薩鎮冰接獲黎元洪勸降函後雖然置之未覆，但是他這一封信對於往後的海軍反正確有相當的作用。記得鄂軍都督府設立民政部（旋又改稱政事部）之初，湯化龍任部長。有一天夜晚，我們幾個人都在都督府閑談，湯化龍又度發出他的悲觀論調，雙眉深鎖的說：

「武漢是四戰之地，外而與湘贛豫三省相毗鄰，清軍朝發夕至。內則城鄉交易一旦斷絕，即將難以爲繼，我看將來必定失敗無疑。」

我唯恐動搖人心，立刻加以反駁的說：

「如果用純軍事的眼光來看，或者應該有這種顧慮。但若以當今人心而論，那麼，形勢就迥然不同了。近的，如像川路風潮激盪，鄂軍調往四川鎮壓，方始促成我們這一次的起義。以此類推，縱使有鄰省軍隊前來，也一定會掉轉鎗口助我們一臂之力。革命是非常事業，怎能以常理度之呢？」

湯化龍和我反覆辯論，相持不下。他詞窮理屈時，便說：「你說的也不無道理，祇不過，事實上却並不這麼簡單。」

談論到了深夜，都督府的一位秘書，拿了一份急電進來。大家擠擁去一看，原來是湖南響應武昌起義，宣佈獨立。推焦達峯、陳作新爲正副都督，電請鄂省官錢局協濟軍餉，漢陽兵工廠供給械彈，湖南方面並表示願以米炭交換。在座的人無不歡欣鼓舞，湯化龍這才跟我笑笑的說：

「你方才的話，算是說對了一半。」

從湖南響應的那一天起，同日，西安光復。

十月二十三日，九江獨立。不幾天，湘軍統帶王隆中率領巡防營、甘興典率領新軍兼程援鄂，全國各地紛舉義旗，陸續響應。十月二十八日黃興抵步，被推舉爲革命軍總司令，當天統率革命軍渡江增援反攻，不但民心士氣爲之一振，黎元洪的立場也越來越堅定了。當清廷起用退隱滬上的袁世凱，北洋軍大舉南下，第四鎮統制（師長）王遇甲一到漢口，就跟黎元洪通電話，盛責黎元洪不該反叛大清。黎元洪便已能侃侃然的反勸王遇甲乘機反正，響應革命，報滿人入據中原三百年的深仇大恨，有以瀚雪漢人之恥，他大義凜然的痛斥王遇甲：「你是湖北人，你却帶兵來湖北，與桑梓爲敵，你對得起湖北人嗎？」

王遇甲被他罵得無詞以對，默然的將電話掛上。清軍之中密探很多，這一番對話很快的就報到他們的上級。數日後，王遇甲被袁世凱撤換，改以陳光遠繼任第四鎮統制。

黃興渡江迎戰北洋軍後，由於北洋軍兵多械精，衆寡懸殊，十一月一日漢口失陷，二十七日漢陽淪敵，當天搭輪東下，武昌已成一座危城。馮國璋在漢陽龜山架起大砲，向武昌城裏亂轟，大有朝不保夕之概。黎元洪執行緊急軍事會議的議決，固守武昌，他並沒有畏懼退縮。派萬廷獻代戰時總司令，辭職，乃以蔣翊武護理。楊開甲辭參謀長，以吳兆麟代，副參謀長楊聖章陣亡，當夜特別戒嚴，就靠劉公、孫武、張振武派人通城巡查，抓到形跡可疑者立予正法。二十九日龜

山敵砲轟得都督府、軍務部瓦石紛飛，硝煙瀰漫，黎元洪以次重要職員仍然照常辦公。記得十一月三十日北洋軍統馮國璋央請駐漢口英國領事葛福出面斡旋和平，談判停戰。馮國璋傳來的話有云：「匪黨須退出武昌城十五里，匪黨軍艦艦砲門須卸下，交與介紹人英領事收存」等語。黎元洪的答覆則是針鋒相對的：「滿軍須退出漢口十五里以外，及滿軍所有軍火應由介紹人英領事簽字封閉之。」具見他仍然是無視強敵，鬥志昂揚的。

因爲全國獨立省份已逾三分之二，袁世凱的北洋軍却全部集中於京漢一線，以武昌一隅爲敵。就袁世凱來說也是非停戰不可。十二月一日起雙方協議停戰，從此武昌便立于不敗之地，確保首義之區的無上光榮。黃興在陽夏奮戰一閱月，黎元洪撐過了最黑暗的四天。他們二位的開國功勳，促成辛亥革命的初步成功。推翻五千年專制政治，締造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兩位苦守首義之區，全國腹心地帶的開國元戎，黃興和黎元洪的功勞，同樣的不可磨滅。

此所以，民國元年四月一日，孫先生解卸臨時大總統職，薦袁世凱自代。全國各省紛電上海，歡迎他蒞臨視察。孫先生首先就接受了黎元洪的邀請，赴武昌一行，慰勞首義地區軍民同志。四月九日孫先生坐艦抵達漢口，旋即改乘湖鵬號魚雷艦渡江到武昌。那一天武漢三鎮張燈結綵，爆竹響激雲霄，市民夾道歡迎，盛況空前。在頭一天的副總統府歡迎會上黎元洪讚譽孫先生功成身退，光比堯舜。孫先生也稱譽黎元洪爲民國首義的第一偉人。次日黎元洪陪同孫先生憑吊首義

之區各發難地，赴都督府大禮堂出席軍政各界高級代表大會。會中孫先生講演自由之意義，前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廣東都督胡漢民繼起致詞，他盛讚武昌首義同志的功勳，尤曾說過：

「然非有黎副總統之出而號召，則各省響應，不能如是風起雲湧。又非黎副總統之謹厚，則北軍亦不易於贊助共和。」

後來，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孫先生被推舉為總理。他目光如炬，高瞻遠矚，推荐黎元洪為協理。然而偏偏有少數同志，心胸褊狹，如白逾桓等竟然發表通電驅黎，終使黎元洪失所憑依。加以袁世凱狡獪險毒，誘之入彀。若干首義同志又對他意存輕視，頻頻的有裂冠毀冕之舉，逼着黎元洪跟着袁派愈趨親近，



共和會理事長劉公，在起義前即被同志推舉為鄂軍都督。

有以立異於民黨。更糟的是黎元洪積忿不能忍，與虎謀皮，假袁世凱之手殺了立有起義大功的張振武，反被袁世凱公佈他請將張振武等即行正法的密電，授人以柄，噬臍莫及。所以癸丑二次革命役作，北洋精銳源源南來，黎元洪實逼處此，也就不能不離鄂入京，成為北洋系的傀儡了。

猶憶北洋之虎段祺瑞以代理國務總理，兼代湖北督軍，奉袁世凱之命，力促黎元洪離鄂北上的前夕。我也曾很懇切的勸過黎元洪，我說他要是一去北京，立將喪失他首義元戎的資格，希望他峻拒離鄂北上，留在武昌不走。那時候，黎元洪即曾苦笑著回答我說：

「首義開國，吃了好多辛苦。如今有這個機會，讓我到北京去享享福，我為什麼要放棄呢？」這當然是他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言不由衷的說法。使我每次憶起，都不禁為之慨然。從黎元洪播柱之功的被毀，再聯想到劉公的泰伯之讓，功成不居。劉公畢竟是比黎元洪高明多了。革命成功，民國奠基於後，劉公便過返襄陽故鄉，編訓民團，保衛桑梓。袁世凱誘他入京任官，劉公却致函黎元洪，間接婉拒。他這一封上黎元洪書，我願將其全文，錄在下面，作為本文的結束，同時也為當代史家，提供一篇珍貴的史料：

劉公致黎元洪函「竊公德薄能鮮

，文質無所砥礪，弱冠游學海外，靜觀各國治亂與衰安危存亡之故，與清

政府泄泄沓沓積重難返之弊，慨然有意於澈底澄清，欲一改絃更張之。比年以來，顧影岌岌，常懼奢願之不得達，伏旋乾轉坤之雄心，副以移山填海之毅力，死生以之，不知其他。幸海內豪傑之士，聞風響應，又得我副總統及袁大總統大力，宏濟艱難，化干戈為玉帛，夏商之後，再見唐虞，公始顧不及此，此所當滿志躊躇為四萬萬蒼生，額首交慶，更無纖微遺憾者也。至於民國成立，一切儀禮制度考文之事，辱承大總統鑒念楚材，徵求樛櫟，慚愧！慚愧！竊維經緯區宇，彌倫彝憲，開國之初，大非易易，非熟悉歷代典章因革損益，不足以言創制。我大總統洞中灼外，久任鈞衡，自饒執兩用中之妙，京師人材淵藪，不乏匡時經濟，華國文章，與大總統上下其議論而參贊其謨猷，治行之科，有魏相可用，條陳之善，如相周甚多，虎嘯風隨，龍興雲致，如公庸陋，何足與謀？雖曾畢業日本法政大學，亦祇浮慕淺嘗，未免涉不精不詳之憾，誠不敢執拗自恃，假官禮以誤天下蒼生也，是以歲暮之性，輸於亭午，駑駘之質，厥於半途，西哭徒股，南飛仍顧，不揣愚劣，期以異日，萬里尋師翻翔追逐於歐美諸大政治家，乞一得以酬鄉國，否則苟且以玷祿位，倉卒以就功名，貽誚於官箴者猶小，貽誤於民國者甚大，公所不肯躍馬疾馳以應徵求者，誠恥之也，誠懼之也，抑公更有請焉，公現駐兵襄樊，襄樊古用武地，犬牙秦豫，風俗鷙猛，時有會匪擾亂治安，如黨魁謝宏升之類，徒眾萬餘，將作不靖，及其勢未燎原而撲滅之，曲突徙薪，輿論可核，若以他軍隊防之，必釀滋蔓難圖之患，刻下襄中父老，股股挽留，殊有不能按轡而行之苦况，兼以浪迹江湖，久疏定省，既作還鄉之水，難為出岫之雲，瞻依白髮，借彌十年來游子天涯之恨，當又我副總統暨大總統錫類之懷曲曲相諒者矣，方命之處，諸希施施，毋任惶悚。」